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

八

1. 1990

2. 1991

3. 1992

4. 1993

5. 1994

6. 1995

7. 1996

8. 1997

9. 1998

10. 1999

11. 2000

12. 2001

13. 2002

14. 2003

15. 2004

16. 2005

17. 2006

18. 2007

19. 2008

20. 2009

21. 2010

22. 2011

23. 2012

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十版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全八冊）

每部定價洋二元



評校者 吳興王文濡

發行者 文明書局

印刷者 文明書局

發行所 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

分售處 各埠中華書局

許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八

雜記類五

長沙王先謙纂集

曾滌笙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尙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資。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騫。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圖像。感發興

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所交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

伊呂遭時有爲誠不
必道董子則局量似
小歎說自實於向若
道自持吾亦無固然
矣

漢宋兩家各有所有是
即各有所非審別是
非以定從違作者之
論其是非泛泛作調
人者

陽剛陰柔古今文字
四字括盡

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
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
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
莫之或易。乾隆中閔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
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
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
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
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
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隳。矣。韓柳有作。盡取揚
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
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才諧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同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畧。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

禮之大原出於天變
通沿革則任乎人耳
論者勿謂其迂闊

評論尤當
尼山當亦
首肯

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哀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復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

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為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為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

佔同畢伊呼吾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

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

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甫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

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

歿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

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子孫若通閩還貿易瓌同瑰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

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民之費有不

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太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

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

世俗之見學而關之
閱論卓識小儒昨舌

矜才炫己作者亦有不能自克之處而於周遷宗元何尤焉讀者勿爲所欺

三十二人取法不謬讀者自宜注意

同。而。或。羸。或。紕。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爲。鄉。人。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在各切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夫尾切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馬氏經籍考

馬端臨字貴興宋樂平人著文獻通考經籍考爲通考中之一類

文淵閣

在北平舊紫禁城內之東南隅清貯四庫全書設領閣事

及校理

紀澤

曾公長子字劼剛歷使英法俄等國

靈光殿

遺址在今山東曲阜縣東漢景帝子恭王所立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初恭王始都下國

縣武宅山有石室四壁刻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畫像

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列女傳漢劉向撰，拘幽演易殷付。

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主於姜里，文王演易，**尼山**，顏氏禱於尼丘而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子長司馬遷字，斗筲

器，**姝姝**，柔儒也，莊子。**諸葛公**，名亮，字孔明，三國蜀相。**陸敬輿**，名贇，唐德宗時相，諡宣公。**范希文**，名仲淹，宋仁宗

相，諡文正。**司馬君實**，名光，宋陝州夏縣人，歷任文正，卒諡文正。**伊呂**，商伊尹、周呂尚。**管晏**，春秋仲晏嬰也，以

其君霸顯者。**游夏**，孔子弟子，子游之。**徽志**，徽，如琴弦之有十徽，徽志，標識也。**洙泗**，二水名，在今曲阜，洙泗之

上。**子雲**，揚雄字。**相如**，姓司馬，字長卿，漢成都人，歷任文正，卒諡文正。**匡衡**，字稚圭，漢東海人，隳也。**臍**，臍也。

飲至。**李杜蘇黃**，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八書**，史記，周志政要之文，曰書、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共八篇。**杜氏通典**，杜

撰通典二百篇。**鄭志**，鄭樵字漁仲，宋莆田人，居夾漈山，學者稱夾漈先生，好為考證，倫類之學，著有通志二百卷。**王伯厚**，名應麟，注

見前。**張蒿菴**，名爾岐，字稷若，濟陽人，明季諸生，恪守程朱，尤精三禮。**因果**，佛家語，因謂所作者，果謂所受者，如播其種，因也，收其實果也，種善因必

得善果，種惡因必得惡果，乃自然之道。**估畢**，禮記學記，呻其估畢，估，視也，畢，簡也。**射策**，猶言對策，考試時發策問，令考生對之。

曾滌笙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浸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

陳義甚高所謂君子
人者三代下已無其

也。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惡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鑿倉紅切衡。不足於乘。目
辨五色。則黼甫黻弗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
於味。窮巷簞屨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搯厄烏貫切扼。而
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
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逐衆之所
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富貴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
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
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夫道
德之意。方懼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馳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
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彊
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
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
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耆。

世風日下今惟知有
利而已何恤乎名惜
乎養生之不及見也

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臨易卦名剛浸而長矣三句易臨卦語鑄衡說文鑄鎗也詩周頌俸革有鎗釋文鎗鑄

黻白與黑為黼黑與青為黻囊牖禮記儒行蓬戶金紫後之佩帶也搯腕與扼同位不期驕二句見書經

象箸玉杯商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今為象箸必為玉杯見史記宋微子世家軌物法度也左隱五年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

於極二句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不稱其服詩曹風彼其之主減主盈禮記樂記故

主其盈禮減而進以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曾滌笙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為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為績學不夙仕優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

部。又督漕於潞河。釐鹽於天津。蕩滌田賦積虧於兩浙。庶政控孔億刻無暇
晷閒。遂有巡撫山西之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居室而圖之
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間。腐精於案牘。敝形神於車塵馬足。曩之不逮。竟
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爲我記之。志吾疚焉。國藩嘗覽古昔
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
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
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如羊之中。視聽旁
午。甚囂而已矣。尙何精詳之有哉。我朝大儒林興。號爲邁古。然如睢州湯公儀
封張公。江陰楊公。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
多。宦京朝之日少。即在京朝。其任職也專。其守法也簡。亦常日有餘光。人有餘
力。今六部科條之繁。既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
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離宮待漏。盡午而後反。曹官白事判牘。莫向夜不休。
又以其間賓接生徒。宴會寮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

敬東處何等簡潔

處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為憮。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而爭其光。而國藩忝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畧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江陰季

名芝昌。字雲書。江陰人。官至閩浙總督。

潞河

為北運河之上游。即白河。

汴京

北宋都河。南稱汴京。

浩穰

漢書張敖傳。長安浩穰。

也。穰。盛也。

睢州湯

睢州。今河南睢縣。湯名斌。字孔伯。號潛庵。官至工部尚書。編。睢州志。潛庵語錄。

儀封張

儀封。古縣名。在今河南。張。名。字。凝齋。官至禮部尚書。

古縣名。在今河南。張名伯行。字季先。官至倉場總督。諡清恪。著有困學錄續錄。正誼堂文集。

江陰楊

名時。字凝齋。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定。著有楊氏全書。江陰

見前。高安朱

高安縣名。屬江西。朱名賦。字若瞻。官至大學士。諡文端。著有易春秋詳講。禮記纂言。周禮註解。儀禮節略。臨桂陳

臨桂陳

名宏謀。字汝咨。號榕

門。官至大學士。諡文恭。著有培遠堂稿。臨桂縣今改桂林。

合河孫

名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官至大學士。諡文定。著有春秋義及文集。合河。今山西興縣。離

宮

即圓明園。為雍正時所賜。後清帝常駐蹕。咸豐時為英法軍所火。

曾滌笙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覲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閤然

富貴利達尚爲名計
猶賢于今之奪權利
而不顧名者

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夫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孳。絮論短長矣。余嘗卽其說進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歿。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光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旣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也。莊生閱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汨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聲去坎。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

篤實輝光古人豈歎
我哉

頓挫盡致

凍。不。足。於。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
奔。命。於。煊。許元切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覩。所
謂。高。明。者。哉。余。為。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

齊景公三句

李亦作琴，餓，孝，餓，死人也。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董梧宜僚

壺子

董梧，吳之有道者，宜僚，姓熊，楚人。壺子，姓林，鄭人，分見莊子。徐無鬼，山木，應帝王篇。

炎，炎四句

見揚子法言

曾滌笙湘鄉縣賓興堂記

賓興，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按科舉時代士子應鄉試地方以公費補助之曰賓興。

○○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龔。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恆。以。文。德。致。太。平。如。漢
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為。帝。者。皆。諡。文。我。朝
龍。興。遼。瀋。審太。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國。書。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
於。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
逮。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北。由。湖。湘
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東。躡。瀛。碣。傑西。擾。汾。晉。中。原
糜。沸。我。湘。鄉。實。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

破敵克城。聲威烜

切。許遠。

然。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

王壯武公。李君續賓兄弟。蕭君啓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益禮。及余弟國

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之懋。非他州縣所可望而

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考之安定。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

矣。其官斯土者。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淳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

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略互相稱美。訢合無間。同明相照。同氣相

求。何其翕應若此。咸豐癸丑。唐侯臨蒞茲邑。倡捐助餉。練勇防堵。

賭

越二年。申

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聖恩加增。永爲定額。人爭頌唐侯之功不衰。是年

天下士會試於禮部。湘鄉獨無人赴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

今或無一士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軍興久而生事

細。公車之欲北者。不足於貲歟。於是捐金若干。買七都田六十三畝。爲賓興公

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爲會試旅費。寅申巳亥年

租入。爲鄉試途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爲歲科試卷費。置賓興堂。擇廉正者經紀

曾文無格不備此則神似昌黎處

之立條明約。既簡既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餞士。差具前古興賢之義。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白屋。無所資藉。則刻切音官廉捐義。媮媮同為一切。苟以集事無匱乏。枉吾尺。以求一日之直。彼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眾。所以愛士者甚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畜之累。出無金盡裘敝可憐之色。搏專通心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移以隱射乎有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然猶有失焉者。蓋什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囊。高湘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又將倍焉蓀焉者。余雖衰鈍。尚庶幾操左券於此。請以右券責之。

龕法言劉

龕南陽如漢至

諡文

漢高祖劉邦子為文帝恒魏武帝操子為文帝丕宋武帝劉裕子為文帝義隆陳武帝霸先子為文帝偁拓拔魏太

武帝肅孫為文成帝潘高齊神武帝于為文襄澄唐高祖淵于為文皇帝世民明高祖元璋于為文皇帝龍興王者崛起也班固賦周以龍興遼瀋二水在遼寧又遼陽瀋陽二縣名清太祖自遼陽遷都瀋陽太祖名努爾哈齊國書遼金元清各以其本

部所造之字，爲國書。太宗名極，河朔謂在黃河之北，瀛碣指山東瀛、渤，汾晉汾水在山西，烜然威聲。

盛之羅忠節公即澤南，王壯武公名璠字山，李續賓兄弟續賓字迪庵，卒諡忠武，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卒諡勇毅。

蕭啓江字濬川卒，劉騰鴻字時衡卒，趙煥聯詳，蔣益澧字蔚泉卒，安定縣名，屬。

改定西天水縣名，屬隴西縣名，屬咸豐癸丑清文宗三年春官公車鹿鳴計偕注並見前，委

蛇自得之貌，載橐囊，緇也。句見詩，倍蓰倍一倍，蓰五倍，左券說文券，契約也，分爲左右，各執其一，以爲信也。

曾滌笙江甯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

廡無上聲。規制轟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何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賡續

成之。鑿泮類同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廡夏去聲。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

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祈。既敕既周。初終無懈。冶城山顛。

楊吳宋元皆爲道觀。明日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尙

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止。而渭陽五帝之廟。

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

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浦上采藥飛昇符籙禁咒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櫛比鼓舞毗庶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並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恫通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音肴仄戡異有定位綏綏同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

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袤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則聖人雖歿。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甯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同懷廩乎企嚮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李鴻章

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平洪楊有功，封肅毅伯，官至大學士，諡文忠。

冶城山

在江蘇江寧縣，本吳治壽之所，因名，東晉謝安嘗與王羲之登

冶城，悠然遐思，有高世之想，見《金陵記》。

廡

廊屋，今屬山東省。

馬新貽

張汶祥所刺死，諡端敏。

禮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按沖類同，沖之言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崇聖祠

孔廟後，舊有啓聖祠，祀孔子父叔梁紇，清雍正初，追封孔子祖

五代為王爵，合祀於內，更名崇聖。

尊經閣

學宮藏書之所，學以經為重，故名尊經。

朝天宮

在冶城山，楊吳時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明改朝天宮。

楊行密長子，時止也，祭天地五帝之地，謂神靈之偃，偃號吳王，時依止也，史記秦本紀，祠上帝西時。

渭陽五帝廟

在陝西省城南，秦漢時祀五帝之廟。

泉泰一壇

《史記樂書》：漢家嘗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至明而終。

汞

水銀，李淳風父擲，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見

《唐書方技傳》

九法

本邦國之九禮，掌建邦國之九禮。

羹食肴載

載，切肉也。《禮記曲禮》：左肴右載，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

綏纓皆冠系，紳，大帶之垂者，佩，佩玉，皆見《禮記玉藻》。

冠禮昏禮士相見

儀禮篇名。

三物

注見《禮記王制》：齊八

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也。

太一

本作大一，禮記禮運：夫禮必本於大一，疏：極大曰天，未分曰一。

鄉飲大射禮

皆儀禮篇名。

曾滌笙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射策先朝者，年宿望凋散畧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為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眾以無隕。而詰同哲嗣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回翔館閣，今兵部

證解風字其確不同
南華之大而無當

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宮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實嘗受而讀之。自灑掃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小大。董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何通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耆欲。逐衆好。漸長漸貫。慣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鱗秋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卽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

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曝。而褒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省。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時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涂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尚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即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切章倫。肫之意。與余小子慎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祭酒

古時燕享必推年長者用酒以祭始創飲食之人後遂沿為齒德並尊之稱

雲閣

名達無知也

升

禮記王制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之司馬按書謂記其名也

郊遂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古司徒視學簡不帥數者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又不

變則屏之遠方見同上

開府

謂開建府署辟置僚屬漢制惟三公開府後多以將軍開府故後世稱督撫為開府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八終

漢經學家有十三博士

音校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九

雜記類六

長沙王先謙纂集

曾滌笙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湖口縣名屬江西以在鄱陽湖口故名地居江湖之衝為長江水師中路要隘

○○○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

普弭切材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

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

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為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

之軒後曰芸芻齋齋後傳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

出曰梅陽安古切池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

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

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

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菴與雪琴暨諸君子喋喋血於狂

一將功成萬骨枯身
當其事自有無窮悲
慨

絕似六一風神

雖曰人事豈非天命
哉

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
 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
 外者援湖北。騷呼號切然若割肝膽而判為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
 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
 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窳若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
 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賈切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
 旖倚切旒乃倚切。啾即由切。瑤七羊切。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
 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顰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
 違衆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敝一生
 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寧皆憂斯民哉。亦
 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
 貧賤。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
 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為發其凡焉。

廣東惠潮嘉道

清廣東惠州潮州嘉應二府一州之道員

彭雪琴

名玉麟清衛陽人曾統長江水師累官兵部尙書卒諡剛直

庀也

鳩也、蕭捷三

字敏南湖南武陵人死於湖口之難諡節愍

鵙

同鳩小障石鐘山

在湖口縣蘇軾有記厚菴名載福又岳斌湖

南善化人以水師立功官至陝甘總督

喋血

血流貌史記魏豹彭越傳喋血乘勝

彭蠡

注見前

驕然

解物聲也莊子奏刀驕然裸用之

酒灌地以降神也

旖旎

旌旗從風之貌引伸為柔順之貌

啾瑯

花卉受風如鳴玉聲楚辭鳴玉之啾啾詩小雅八鸞瑯瑯

顰蹙

眉蹙而愁也

曾滌笙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為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為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為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為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為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為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

洪楊之亂平定全賴
漢人清室之街延數
十年煞有天幸

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甯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歿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

想見當時支撐之不易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

持論極平行文亦氣
盛言宜

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剿。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即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廬州。寧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孤軍轉鬪。累月不歸。饋餉_遲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煙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闢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汛_信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反。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

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駿開魚兩切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甯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甯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甯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牢保危之策將具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向榮

字欣然四川大寧人以軍功累官提督元從諸軍即榮所領者

琦善

滿人以辦禁烟事管効林則徐議和不設備致喪師辱國

犄角

作犄亦

率一足也左襄十四年警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

粵人

劉麗川也儀徵江蘇屬

瓜洲

鎮名在江蘇江都縣南大江之濱當運河之口

托明阿吉爾杭阿德興阿和春

皆滿人，吉字爾山，死鎮江，體勇烈，和死常州，忠壯。

張國樑

初名嘉祥，字殿臣，廣東高

要人，官至湖南提督，屬職有功，扼於和春，丹陽失守，大營奔潰，死之。

天長

縣名，屬安徽。

江浦六合

皆縣名，屬江蘇。

樸死於杭城，之難，諡忠壯。

馮子材

字萃亭，廣東欽州人，官至提督，營敗法兵。

都興阿

字直夫，滿人，官至盛京將軍。

太平蕪湖

皆縣名，屬安徽。

溧陽溧水高淳句容

皆縣名，屬江蘇。

虎嵩林

四川人，元之父。

鄧紹良

鄭魁士

江提督，浙督。

周天受

四川人，官至湖南提督，死於寧國，諡忠壯。

延建

延平，建寧，福建府名。

鍾

鍾本

運汛地

謂軍隊所防地。

犂穴擒渠

犂，平也。渠，首也。

策勳

謂書其功於策，而命之也。孔叢子：纓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

餘燼

謂火

餘，以喻殘敗之兵，左成二年，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秣陵

即江寧縣。

偽王

指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翼王石達開，忠王李秀成，侍

王李世賢等

駭豎

指于王洪仁玕，邱王洪仁政等。

曾滌笙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憔悴。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

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

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發

石如鐵。掘塹切七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初。始克江寧鎮三汊楚

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

水師克九洲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疇等於八月克之。上方

門高橋門七甕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

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土而

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為天保城

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殞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

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

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喬者倖脫。而慙切

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臚切各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

多。於是歎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

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臚切各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

步步爲營佈置周密
行文亦如火如荼不
愧有律之師

張大九帥近於揚功
是文之不檢處

大行兄病而弟染。嘲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
而半殫。方九切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
醫旁午。而僞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
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螳蟻同傳環攻。累箱實土。以作
櫓楯。同楯。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
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
不交睫。接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槍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
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
吾季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酋解圍去後。率衆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
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
救援江北。既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銅城關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
定。劇賊益衰。然我衆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
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

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翦伐沿江諸城。凋喪尙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國恩。封賞進秩。而歿者抱憾無窮。鷄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册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册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楹棟枉橈。牆宇做同敬丘。陟能。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

造句警鍊却極自然

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裁

厲 厲乘之積醜。才資切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鑿彼巧偷。

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擒王。寵賁臂冥漠。千禩同馨香。

新廟孔赫。彛彛將切。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彭毓橘。湘鄉人。字杏南。官至布政使。死於擒難。劉連捷。湘鄉人。字南雲。官至布政使。著有臨陣心法。蕭孚泗。號橘之。朱南

桂。長沙人。由行伍從羅澤南軍。所向有功。官至歸德鎮總兵。卒諡勳勇。江寧鎮。在江寧縣西六十里。三汊河。在六合縣南。大勝

關。在江寧縣西三十里。李臣典。邵陽人。字祥雲。金陵之下。雨花臺。在江寧縣南。陳湜。字舫仙。湖

南三十里。官至江蘇布政使。上方高橋。南京外郭之門。土山。在江寧縣東三十里。方山。在六合縣東三十里。博望山。名在當塗縣

曰東梁山。中和橋。在通濟門東南。秣陵關。在江寧縣南五里。湖墅。在六合縣東。黃潤昌。字邵坤。置關設鎮。

潭人。官至按察使。朝陽鍾阜。南京凡十六門。東有玄武。舊豐潤。太平。中山。舊朝陽。南有光華。西水。北有和平。舊神策。

鍾阜。金川。與中。舊儀鳳等。隧。善走也。趨。實實也。禮器。旁午。雜也。李秀成。忠

王。太平將中。番休迭進。謂更番休息也。櫓。大盾也。睫。目旁。輔頰。輔上頰。面旁。易和有智略者。和

州含山巢縣。和州今改縣。三西梁山。在和縣一名天門。鮑超。四川奉節人。字春。朱

洪章

字煥文，貴州黎平人。官至總兵。

燕湖太平

皆安徽縣名。

雞鳴山

在江寧西北七里。

枉撓

屈曲也。

攸侈

傾壞也。

濯征

詩大雅濯征。徐國濯大也。

同袍

詩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菅名

沴厲

惡氣也。有肉者。

獲醜

醜，衆也。惡類。

也。詩小雅執訊獲醜。賁飾也。瑩杯類。

曾滌笙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八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古珍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釀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為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見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榦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剿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

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尖。既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全上於岳州。克武漢。下蘄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啓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禮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庫卑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歿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渠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歿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

如讀串古戰場文

得諸左氏

大開六合無怒張劍
拔之懸爐火純青時
始能有此境界

山追逐擒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殖防守
 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
 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
 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
 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
 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
 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為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已
 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為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偽相
 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
 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
 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眾人效其所為亦皆以苟活為羞
 以避事為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
 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蠱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

命疆場者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寔區也乎。

解嚴

見南史

張亮基

字石卿江蘇銅山人官至雲貴總督

王銓

字璜山湖南湘鄉人贈布政使諡壯武著有續勇芻言

衡山

桂東

湖南縣名

謝邦翰易良幹

池易字臨莊戰死南昌城下

燿

火滅也

雋

左莊十二年得雋曰克謂

戰勝得

劉騰鴻

湘鄉人字時衡以布衣保至直隸州

蕭啓江

字潛川湘鄉人官至按察使

蔣益澧

湖南安福人字薌泉官至廣東

巡撫有

庫

下

張運蘭

字凱章湘鄉人官至按察使死於太平之難

唐總戎

名訓方字義渠湖南常寧人嘗為安徽巡撫風義高峻篤

於師友祀湖北名宦祠

楊昌濬

湖南人字石泉官至陝甘總督羅澤南弟子

劉松山

字壽卿湘鄉人官至提督死於回難

劉蓉

見前

嶽昭

字蕊臣湘鄉人官至雲貴總督

曾滌笙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為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

如見當日戰事

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洑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功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_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堞_堞。未攀駢屍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洑洲之役。攻剿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槍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_簸於海濤。颶具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擢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

夾猶漢宕六一之遺
行文極有關係相時
制宜因應無方似已
預燭後來不得視為
事成後之得意語

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敵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顓己守常楮妹楮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朝廷開方畧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蠹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警畏云

數篇皆經世大文信史實蹟讀之足以開拓豪傑心胸其光氣燭天地貫日月而不朽

黃翼升

字昌岐，湘鄉人，官至提督，卒諡武靖。

李朝斌

字質堂，湖南善化人，官至提督。

楊岳斌

初名載福，字厚齋，善化人，官至陝甘總督，卒諡。

勇狙伏

狙，狼屬，狡黠獸也。私相候伺，如狙之伏而伺物也。

堞

城上女牆。

福山

在常熟縣北，本名覆釜山，北臨大江，與南道縣之狼山相值，為長江。

扼要處清置

經制 猶言常制也，下文即為守常不通變者說法。

芒屨

即草屨，陳師道詩：竹杖芒屨取次行。

赴江西之急

既至南昌，召玉麟自助，玉麟時歸衡江，隔道不通，乃易衣為買客，草屨徒步七百餘里達南康。

方略之館

清有方畧館，編纂開國以來歷代武功之書。

吳子序得一齋記

嗇者與博者衡。誰贏乎？博者贏乎哉？市者與居者競。誰贏乎？居者贏乎哉？與市而博諸。抑居而嗇諸。今夫五都之肆，百貨壑焉。寶有犀珠蠟，貝之珍。用有粟葛丹漆之饒。產莫能物也。種莫能區也。吾一從而居其土宜，別其苦良，不亦矜乎？故吾囂然自為得也。然而列塵者，方專其去留。高下在心，莫可取求。然後知吾之未始得也。彼固囂然自為得也。然而有力者過焉，傾囊而準其估。輦而逝耳。然後知彼之仍未始得也。夫有力者得之矣。然而瞽得章繡，聾得鈞球，禿得簪笄，兀得鞞履，涉海得策，銜適燕得帆楫，雖奇巧麗飾，值以千億，曾不如工之有缺斤，農之有曲耒也。然後知其得而未始得也。故知之莫如據之據之。

愈博愈妙

違辨似于行文又極流利

莫如藏之。藏之莫如利用之。利用之斯得之矣。吾宗繼之以顏氏子得一之義。名其齋居。夫顏氏之所謂一。未易言得也。繼之之意。特以戒夫市而博者。故余爲達其志如此。

博齋

猶言多也。

居

謂居貨。

蟻

蟻蟻甲可充玳瑁。

高下在心

語見左宣十五年。

鈞球

鈞樂調也。大鈞謂宮商小鈞謂

角徵羽見國語注。球玉磬書益稷。擊鳴球。

兀

一足人也。莊子魯有兀者王輪。

斤也

耒

孟子注。耒起土。耒其柄也。得一爲人也。擇

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龍翰臣大岡埠團練公局記

大岡埠在廣西臨桂縣南。

嘗考周禮州長黨正有屬民讀法之典。皆以歲時行之於學。而田獵講武。及守望相助之法。民自得以其意行之於鄉。秦漢以降。井田廢而鄉學不立。至不幸用武。則鄉民聚而爲社。如宋時定州有弓箭社。近日廣東禦夷。各鄉亦分立爲社。至廣西盜賊蠡起。各府州縣官吏薦紳先生。率其鄉之所屬。日從事於團練。而各村鎮關市。始有公局之設。睦婣任卹之風。一變而爲功利戰鬪。古所謂觀於鄉者。其若是耶。雖然。時之所至。雖聖賢不能執古道以繩民。惟豪傑有爲之。

識時務者爲俊傑

士能因時之所宜以求合乎古夫以廣西之盜蔓延數十州縣髮芽乎十年之前一發而不可治今天子憫吾民疾苦徵兵數千里外轉餉數百萬顧其力能及於盜之所至而盜之所不至而將動者與其既去將復來者則必恃民之自為捍禦而團練之事急焉獨吾邑地當省會盜警緩於他邑可以措理裕如願其事之實與不實用之必有效或無效者則以董事之人為斷故團練公局之設徧乎一縣惟大岡埠之在邑南者以唐丈堯心先生得名方事之初起先生於其鄉設公所聚眾期會行之期年什伍有法少長有序人知師律無譁於鄉大吏激賞為諸團最先生益奮志督勸親執枹字鼓家之子弟咸編入伍人用是和盜賊益稀蓋必如先生之為團練然後緩急乃為有用必盡如先生之團練然後各鄉之公局乃不虛設會先生之嗣吾友仲實來乞為文因書此貽之吾嘗與仲實言今之團練名為寓兵於農而多失古意異日風俗之害將不可究如先生為之又何其善也此即因而復講讓修睦之風而進以讀法講武鄉田同井之治其又何難焉書之以復於先生其亦不能無蜡助駕切賓之感也咸

當日團練之不善可以概見

運抱上意文法周匝有有餘不盡之致

豐元年歲次辛亥仲冬月同邑龍啓瑞記。

周禮州長黨正三句（周禮）州長黨正皆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屬民 弓箭社（宋史

兵志）知定州隸甯言河北州縣近山谷 睦婣任卹（周禮）大行孝友睦婣任卹注睦親

處民間各有弓箭社按如民團之類 鄉田同井（孟子）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郵振憂貧者 枹鼓（國語）執枹鼓于軍門使百 鄉田同井（孟子）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龍翰臣病說

客有患鬱湮燿之疾者龍子過而問焉見其兀然而坐偃然而息日飯三哺爰

食之盡器龍子曰子病乎曰病矣然則子何病曰吾苦腹疾而事圉清焉醫者

治之三月而不效吾憂之不知所出輟吾業以治之則疾益以劇龍子喟然歎

曰吁吾乃今知子之誠病也夫子之所謂腹疾者是特飲食寒熱之爲患也而

豐而食焉而華而色焉乃其根柢固莫之能蠹也竢之而已而遂廢而事而日

槁而形瘵而心終日博博若大難之將至者是子之神先敝也疾何與焉夫

萬物生於神養於神故神聚則強神王則昌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啜糟之

見道之言一針見血

夫臥之顛崖之側而不墮者其神全也。嬰伊倪之倪子遇猛虎則折三尺之筵。以延毆於口之虎猶不害。何則心忘乎物。則物莫之能賊也。今子未甚病也。而日以病為憂。夫憂者實病之所從集也。子盍朝作而于于夜瞑。而蘧蘧無懷。無惟以甯子居疾其庶有瘳乎。客曰善。將從子之言。三日試之。其病良已。

鬱湮湮塞也左昭二十九年鬱湮不育 圃量器名見周禮圃今多作釜容六斗四升 園劇博也 嬰盛勞 媿人始生 莛草

也。于于無知貌莊子其覺于于 蘧蘧莊子則蘧蘧然周也注有形貌

孫子餘說虎

同年彭君申甫為余言長沙之北有地曰青山。兩山夾峙。中為穹去宮谷。國初兵燹蘇典之後。人煙稀少。林木幽翳。獸蹄鳥迹。交錯其間。其祖君奇翁年十二。晚自塾歸。家人迹牛未得。翁獨往。虎出撲翁。仆。張吻武粉向之。翁仰與語曰。吾分為爾食。食我不然。舍我虎躍起。大吼呼后。竟去。里人以為奇。故呼之曰君奇。余曰。昔歸震川書郭義官事。以為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象之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戎狄禽獸無所不同。

可與孟子幾希之說參看

其言郭翁畜虎甚馴。禱雨立應。然平日為人誠樸無異術。嗚呼。此宜虎之為所畜也。申甫則又曰。翁亦仁厚人也。人據其田。聽之其人落魄。託又以其田強翁售。翁始終無一辭。人笑之。翁曰。彼固人也。視虎奚若。吾能與虎語。不能與人語者。吾性不好競也。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古之至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於人乎。如翁之所以為人。雖日遇虎。何傷。游斯世者。可以知所處矣。

郭義官事

見歸震川文集

象龍

虞舜時有董父者。能畜龍。帝命其氏曰象龍。見左昭二十九年。

落魄

通作落泊。本謂志行衰惡。今指失業無聊。

而實史記腳生陸賈傳家貧落魄

入獸不亂羣四句

言至人以至誠待物。而物亦忘其為異類也。

音註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九終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

雜記類七

長沙王先謙纂集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瀄雍湖者。水反入為瀄。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盡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賞者又宜之。至於為月夜泛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為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瀄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即岳陽也。寺今尚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三里。四方之客過郡。既登樓。莫亭之間。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復其上為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逾於岳陽。而遠市囂。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

詰仙字甚確解此而
秦漢之君不至荒遊
唐士大夫不少
喚醒世人不少

蓋嘗有三醉之詩。故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時也。後乃增大之云。余自少時性樂放遠。入郡多寓亭下。近更兵亂。亭毀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廓。歷歲克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陋無稱。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問人乃目之爲仙歟。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間。必將有恍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最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於酒者。今智亮其

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

意遠詞高

岳州

府名。屬湖南。今廢。岳陽縣其舊治。

呂仙

名巖。字洞賓。唐永樂縣人。咸通中兩舉進士不第。遊長安酒肆。遇鍾離權。得道。俗傳八仙之一。又稱呂祖。濬

湖

在今湖南岳陽縣南。一名滂湖。

岳陽樓

在湖南岳陽縣城西門上。下瞰洞庭。唐張說所建。

張說

字道濟。又字說之。唐洛陽人。曾相玄宗。唐

醉

呂巖絕句。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

老樹精

又謂題。惟有神仙過。精。分明知道神仙過。

岳陽風土記

宋范致明撰。詳於郡

縣沿革。革山川。改易。古蹟存亡等類。

秦漢之君

始皇武帝。屢於海上求仙。

唐士大夫

相傳韓愈亦餌金石而死。蓬萊。更記秦始

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鍊形。陽。授以鍊形養元之訣。見宋史。

吳南屏君山月夜泛舟記

君山。注。見卷七。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鑪。月升松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漁火數十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

赤壁後賦無此推淨

夜景如畫

寫景妙手子瞻不能
專美於前

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
 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又西出香鑪
 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音奇思可小泊。
 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
 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
 而東。水面對出。鐙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滃滃。烏孔切然平視之。已作橫
 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觜。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
 狀者。十餘積。卽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
 坳。於交切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觜。穿水柳
 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也。既泊。乃命酒肴。以
 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飢。當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葷戒。裁少
 飲。噉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龍口水名香鑪山名金碧月水相映之象上人僧之尊稱。開超其名也赤壁之遊三句蘇賦有前後遊赤壁賦七

月既望。其前遊赤壁也。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等語。碣也。曲岸通吳中。相傳洞庭湖下與吳中太湖相通。故太湖亦名洞庭湖。湖中有兩洞。

庭山。湘靈洞庭君。注見裁也。猶減。

吳南屏遊大雲山記。山在巴陵縣東少北一百五十里。連接七十餘峰。上有雞子石。高四百丈。惟一面可登。其北接臨湘縣界。○○○

立吾村而東望。髣髴乎翼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真武神。甚靈。遠

近走禱者衆。常從之問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遊志。蓋前此十

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

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來。告余曰。新雨天幸。行不汗。請與子踐大雲

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步而即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日

至於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

近。明日過八百市。有路緣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

息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

蓋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竚觀之。過案山。山

絕高。峭立似城堵。是大雲之曲尾。形家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

五里無人家。山半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煙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聲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差勇循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聚。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峯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難。四十不啻焉。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然。坐聽之。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曰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響泉自其下出。是曰息龜之澗。遂緣萬松磴。磴石級級數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乎道士之宮。憩焉。遂陟乎大雲之峯。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戈魚麗。鸛鷄升壇。而指麾。自巴陵臨湘。通城。平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州草渚。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雙帶。焉。其峯之勝者。卓筆如筆。青筍如筍。攢劍如劍。圍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嘻。謂不臻於茲。安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峯下有井。名聖泉。道士之宮。背峯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千人。蓋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無祈焉。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望。恐欲墜。亦頓撼。苦足趾痛。至鵬灣。灣有小潭。自山來。二十里之泉。

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鬚。小邱臨潭上。可亭。前往時畧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盛。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犬牙入也。明日至蒿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半。小雨。因過宿友人李皋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屋。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喬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峯崖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名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蓋遠矣。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

眞武

卽玄武。北方之神也。宋時避諱。改玄爲眞。見雲龍漫鈔。

魚麗鵝鶴

皆軍陳名。左桓五年爲魚麗之陳。朱駿聲云。相次比也。又昭二十一年鄭

翻師爲鶴。其御願爲鵝。

巴陵臨湘通城平江四縣

注分見前。

犬牙

言兩地毗連。其交界處。彼此相錯。如犬牙也。

吳南屏聽雨樓記○

度地不廣大。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爲然。而山村隴_{於五}集。非有平皋曠壤。通川之流。而其爲山。岡阜堆複。無巖竇泉石之奇。峯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湊密。兒童雞犬之聲。雜聞於耳。若此而求爲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

此記大半摹仿大蘇
各記然亦不見其弱

娛者蓋難言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而非可猝爲。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擬之。或張圖畫壁間。坐臥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樹外常見湖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浮動乎其前也。東北則雲峯疊起數十里。隱見皆可得惜其蔽於近。無以發露之耳。余之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山最高。其上多屋舍。而家之人析有之地。不可以斲。一日余弟雲松指其西隅草屋數間。廝傭所居者曰。此可卽而爲也。用力不大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不聽。遂鑿其垣爲門。向山間崇而重之。以爲之樓。斬竹木。剔土數尺。廣數丈。長竟畝。而爲之圃。以當其門。圃中移蒔侍花木畧具。而房樓連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村落附近之墟田疇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在。自抑非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度詭書而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昔眉山蘇氏兄弟少時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歎息。二蘇公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

達人所以知足

擬。而。其。欲。常。聚。處。之。意。則。同。也。顧。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不。能。無。為。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如。志。私。以。為。戒。而。名。樓。以。為。之。記。他。年。或。敢。忘。諸。謂。此。樓。何。

度 閣也，以板為之也。

蘇氏兄弟五句

樂城集職幼從兄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側

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閒居之樂

吳南屏寬樂廬記○

人。之。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何。適。而。不。得。而。苟。必。如。其。意。欲。而。後。安。則。一。身。雖。微。常。窮。天。下。而。不。足。夫。一。身。之。所。存。坐。則。容。膝。臥。則。容。席。此。為。地。至。少。矣。而。人。之。情。常。欲。有。移。易。於。東。西。左。右。之。間。以。取。適。於。目。前。俄。頃。之。變。厭。故。而。即。新。望。彼。而。置。此。故。富。貴。者。之。處。其。身。雖。極。宮。室。臺。榭。燕。息。遊。觀。之。樂。乃。其。侈。心。未。嘗。不。思。更。有。所。營。作。謀。畫。之。不。能。以。已。而。窮。欄。卑。宇。之。士。常。悵。然。自。恨。不。得。如。其。志。蓋。其。外。之。廣。狹。雖。殊。其。中。之。弗。寬。者。一。也。余。之。老。友。郭。建。林。自。其。少。壯。時。即。有。灑。然。之。志。不。為。祿。利。學。家。計。粗。足。即。不。嘗。問。亦。不。遠。出。獨。好。遨。遊。近。鄉。山。

文亦好整以暇

水時往寓城南呂仙之亭。從道者居。或累月不歸。余年及冠。卽喜與之遊。嘗偕寓城南。及至其家久留。亦數數來余家山館。共晨夕。言笑不倦。然彼時以爲建林。雖性通少滯。亦會其身之所遇。便自散逸。而然耳。及其年過四十以後。室家多故。旋以大水漂沒其田。生產日薄。其廬舍歲歲爲水所浸蕩。牆壁穿壞。皆盡乃去之。半里許高地。爲土屋三間以居。余每念往昔遊處。憫然相爲歎息。閒過其居。敝陋特甚。而灑埽自潔。雖老矣。貌不加瘠。言笑風味如曩時也。今年春。余又過之。以其久不至。余家邀之來。於是君年七十有一。肩輿三十里。復造余山館。覩余故居空於兵火。惟此書館僅存。謂余曰。此與吾舍之壞於水者何異。且吾今居。人謂不堪。吾甚宜之。室小而面南。冬陽便以暴。前有柳甚大。有陰。夏月足以涼也。至於左盼連峯。右矚大湖。氣象闊遠。吾坐而皆得之。子爲文詞雅可讀。盍爲思所以名吾居而記之。以文。吾日覽之以助吾樂。不亦可乎。余曰。子之居甚隘。而接於耳目者則甚大矣。抑未足言也。子之心何其寬爾乎。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言其人心甚寬。不必其室也。又曰。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言

樂甚也。請今壽子為寬樂叟。而題子居為寬樂之廬。叟喜而受之。吾今居燬。未能即復。願以與叟相視為優。而余意似有不足者。若叟賢哉。其有以示我矣。呂仙亭亦燬於兵。近有道人稍修復一二。而家弟退菴為九江樓於君山。實從前未有之觀。余頃遊而記之。寬樂叟今健。能步行至四五里。當復為寓遊乎。其無乃樂此廬而不暇一往也。

欄本木名。此作訾。訾字解。詩衛風考。

吳南屏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香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坤用事。權燄張。有寵奴。常乘坤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為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答之。奴曰。汝敢答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答我。先生益大怒。痛答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歡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坤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徧遊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屨。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

此豈燒車時所計及耶

私而忘公家而忘國此君計慮亦詳盡矣獨不知其前途如何耳

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曉。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曉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上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曉家世。勉以職事。明日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命擢興曉敍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常傳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薊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薊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薊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尙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友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乎。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願其有是。孰知當薊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

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間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和珅

注見卷四巡城

清時巡城御史權極尊嚴

九衢

大道也

筇屐

筇竹名可為杖 裕州

國改為 閣臣

即宰相之稱

敘州

舊府名屬四川今廢宜賓縣其舊治

吳南屏書義猴事○○

邑子阮生言其里有弄猴者年老無子以猴為子猴脫鎖逃弄猴者哭而追之猴聞其呼止躡存他道上弄猴者向之曰我用汝以活我汝走我必不活不如遂死將躍入水猴啼來抱之自是益愛猴不復加鎖弄之又十餘年稍積錢自辦棺斂物餘錢數串埋牀下弄猴者有一女早嫁族人無近親一夕弄猴者暴疾死人莫知侵晨猴掩戶出走至其女家伏地號女覺其異隨來猴舉鑰奉女開籠取衣抓蚤土出錢女乃集族人斂埋其父棺將蓋猴躍入棺中伏屍足旁叱驅之不去衆異之即謂猴曰汝豈欲從汝主人死耶果欲從者可起向汝主靈位前作禮拜猴如言起三拜號復躍入棺遂以殉吳子聞而異其事且論曰

人而禽獸尚得名爲人乎

揭明正意

聖賢言人之性善。異於禽獸。則禽獸之性。宜其不能善也。而時有善者。且有大善。雜書言諸物類。以義名者不一。此何以然哉。有人而近禽獸者。有禽獸而近人者。禽獸而人。其能必專。至如猴之殉其主。其與忠臣烈女之行。何異。嗟夫。忠臣烈女之行。聞者皆爲之感泣也。況乎禽獸之於人。而有若是者乎。書猴之事。將以感於人也。

蹲

踞也

聖賢言人之性善

如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道性善之類皆是。

吳南屏雜說

錄三首

○

藥生於山。而求者藥於市。市故藥之聚也。而市者常僞以亂真。又藥所名產之處。其人多糞種以售。故藥弗得良。而人往往採藥於山。謂之生藥。常勝市者。又有號草藥者。俗相傳取諸草名。不在本草經者。以治疾。尤有奇效。客有謂吳子曰。甚哉藥之難知也。今何不盡訪諸草藥。而著名之以利人乎。吳子曰。不然。夫草藥。惟無名而人獨私傳之。故其用常全。今名而傳之。則人且種之。而且僞之矣。嗟夫。藥不可得良也。而惟無名者之求。則神農黃帝以來。採藥之教。非與。

誰謂三代下惟恐不好名乎

精神似遜前篇一結
太懈

描寫釣者心理確合

余曩歸自都下。顧同羸落戈切羸以行。遇同行者曰：子之轅羸弗良，將不利行。余曰：

幸已行數日，可強取道也。其人曰：是性憚艱，吾以形相知之。今行道平，又幸晴。

無害。子將見之。一日過一阪。同坂音反羸遽伏地，馭者痛鞭之，幾死不起。追取前行。

他車羸以代，乃過焉。又一日雨暴下，羸又然。余乃知相馬之果有術也。然余所

過阪非峻阻，雨驟未濘，而羸以死拒不行，雖其形相當然，亦取苦甚矣。

名產地名也

糞治也，培也，禮月令可以糞田疇

本草經

書名，相傳為神農所作，載藥三百六十五味，分上中下三品，其書實始於後漢，所載

郡縣多漢時地名，後人復有本草拾遺本草綱目等書

神農黃帝

皆古帝名，神農始作方書，嘗百草以療民疾，黃帝咨於岐伯而作內經，於是始有醫藥方

法，羸通驪，驢馬相合而生者

阪山坡也

相馬

古之善此術者，為伯樂及九方皋，伯樂有相馬經一卷，見隋書經籍志

吳南屏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當初夏中秋之月，蚤食後出

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乎塘岸，擇水草空處，投

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讀如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

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

此種小品最易引人
入勝

多少英雄埋沒於科
舉中。雖盡得失回思
往事。甚無謂也。

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是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詣別塘求釣處。逮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嘻。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得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欲故也。

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餌

誘魚之食。釣絲之牛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鉤。

掣

曳也。揭取也。揭進於禮部。謂應會試成進士也。吏於

天官

天官吏部之稱。吏部掌中外文職銓敘勳階黜陟之政。此言得銓敘而為官吏也。

管小異書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清靜。屏居清涼寺。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為動。為賊所執。僧給始賊曰。是吾廟中供糞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給賊曰。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我視君非凡人也。髮斑白矣。猶困於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為之時也。盍變計從我乎。君大罵曰。我所以困躓者。為不肯變計。諧俗也。況肯變計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為業。素不齒於鄉里。聞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為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其屍於井。賊

寫得迂腐可笑。要愈於詭譎。諧俗。獵取富貴者。

屠沽中有豪傑。不得以秀才目之。

褒語雖有軒輊要是持平之論

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為常既謂其弟曰戮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首於門為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俱遇害論者謂汪秀才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秀才立功為尤難此記所謂以義為利者也

給欺誑也冀除掃除也順受其正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以義為利大學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音註校 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終

評校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一

箴銘類

長沙王先謙纂集

王悔生座右箴

二首錄一

古人有言。惟口戕口。豈惟戕口。惟心之莠。如戈如矛。如江河流。豈不快意。尚不可以休。或瞰諸幽。或貽之羞。嗚呼。誰尤。

莠 害苗之草也

姚春木枬菴銘

枬同觚。論語注。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史記酷吏傳。破觚為圓。

子厚說車。次山惡圓。古之君子。周旋折旋。父子一堂。詩書千載。摸牀曲几。吾志弗改。大方無圭。大廉無隅。與為詭隨。寧守我枬。

子厚二句

柳子厚有說車文。元次山有惡圓文。

周旋折旋

禮王制。周旋中規。折旋中矩。

摸牀曲几

唐書蘇味道傳。味道為相。

嘗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摸稜持兩端可也。陸游詩。客來苦勸摸牀稜。柳子厚有斬曲几文。

圭

玉之刻上方下者。世之喻人行為。大

廉無隅

論語注。廉。謂稜角峭厲。禮儒行。砥厲廉隅。

詭隨

不顯是非而妄隨人。也。詩大雅。無縱詭隨。

曾滌篔五箴

并序



文以達志。如見其人。

己意則快。獨不計有不快之人在。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具冀切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

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趁疾所以益智。逸

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

以自創瘡去聲云。

疾疾(孟子)恆存乎疾創戀也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

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

息尙存。永矢弗諼。

永矢弗諼(矢)誓也。諼。忘也。句見詩考槃。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

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

人禍天刑皆驕慢之
一念致之

古節古會

下女天罰昭昭。

二五胚胎二五、天地也、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三才、人也、本草、胚胎將兆、按謂萬物始生也。

主靜箴

當頭棒喝發人深省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齋宿二句（應劭漢官儀）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萬籟二句（常建詩）萬籟此俱

謹言箴

一字一珠勿輕讀過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統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古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攪亂也、詩小雅、祇攪我心。

有恆箴

見異思遷我輩往往不免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為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百歷及茲

由百字之識以及此也

爾之再食二句

言日食兩頓而未嘗或過也

黍黍之增二句

黍數名十黍為

象謂增之又增亦得盈斗也

天君心也見

馬走

自謙之辭猶言僕也漢書司馬遷傳太史公牛馬走小爾雅走我也

吳南屏唐子方方伯夢硯齋銘

唐名樹義貴州遵義人

歲丙午友人毛君西垣客於陝西按察使貴陽唐公所書來告曰唐公以才能受知天子自縣令累擢至監司然未嘗一為俗吏所為其所交識皆天下賢士所愛而稱者必磊落奇偉之行尤甚好文章前年在京師徧屬京師之能詩者題辭其家夢硯之圖唐公雅善余詩是以見客甚隆禮焉今又以吾言知子勤為古文將欲藉文於子子今方在憂他日當許為之其冬西垣歸詣余具道唐公之意余曰夢硯者何也曰曩者唐公隨侍其尊府公官廣東時也入廣州市中遇貨硯者視其刻雪聲堂硯也蓋明忠臣順憲古德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

以人存視即以視存
入唐公之發揮傳頌
意固有在文亦足以
達之

勁直之筆字向紙上
皆軒昂

其銘識可考按云唐公厚直得之大喜而其時尊府公方自清遠得代稍後來
廣州唐公捧硯拜告之尊府公尊府公矚切厥縛然曰異哉吾昨者來也夢一丈
夫古冠佩者登吾舟揖而言曰有物屬留君家善護之吾驚而覺大疑怪之乃
此也耶丈夫豈非陳公乎吾猶憶其形貌頎祈然而聲情甚偉唐公於是命工
圖之而以名於其齋曰夢硯之齋以與海內士大夫題記贊詠其事以益彰陳
公之烈蓋三十年於茲矣余曰若此乎信可異而稱也夫我國家之初明之故
臣尙扶其殘孽崎嶇保持嶺海之間陳公驟起鄉閭捐家室誓徒旅蹈鋒飲血
其軍最爲雄健矣而肇慶廣州骨肉相禍陳公力奉永明名分尤順天兵卽誅
以死完節可謂無憾今二百年雖遺物之僅存如是硯者英魂壯靈未嘗不赫
然與之俱而唐公於此尤能欽想其風烈發揮傳頌之無已所以扶立名教砥
礪天下學士誠有謂哉今年唐公布政湖北以書通問於敏樹而屬文益勤敏
樹不敢辭則謹述其所與毛君言者而爲其齋之銘以獻於公其辭曰
晝入此齋日烈而霜惟硯石之英夜入此齋燭跋而光惟硯石之芒吁嗟陳公

氣大剛耿耿不死。天南鄉人汗吾硯。夢授唐非此主者。誰發揚忠賢百代扶世網。我銘此齋意孔長。

順憲 縣名屬廣東 陳邦彥

字令斌明末奉桂王起兵守三水援絕被執死

清遠 縣名屬廣東

瞿 驚順

頤然 長貌見家語頤

然長注 肇慶廣州二句

順治初唐藩弟聿鏞浮海至廣閩中故相蘇觀生等奉為監國改元紹武時永明已立於肇慶使彭燿等至廣曉譬倫序被殺

邦彥自廣至肇見永明王曰彼強我弱戰則非計彼曲我直和則非名粵東十郡我據其七而使其三代我受敵不亦可乎按永明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後為吳三桂所弑

燭跋 燭本也禮記曲禮燭不見跋

吳南屏石君硯銘

石君。余硯也。昔在辛卯之歲。與亡弟半圃讀書嶽麓。以錢三萬。取之友人家。硯體甚巨。形製古異。無他文飾。惟池旁有停雲館三字。驗其刻未工。蓋謬為文待詔家物。以炫售者。然硯故良石也。半圃喜學書。余以硯屬之。頗貴之。未肯輕用。及亡。余痛此硯。遂廢無事。命工稍鐫治之。摩去舊刻。常供之案間。一日久雨。始晴。日光照書室。硯在蓋下。噴沸有聲。怪而啓之。清水盈溢。以此益知其尤。愈寶愛之。以姓號之。石君。余既無能。遭遇發揚於世。而文字日頗有名。恐遂抱硯為

引起銘意。硯因人而重。人以文。字媚人者。得毋類此。

庸人役。故作為銘。將求善工而刻之。其背銘曰。

年可壽。若老彭。吾不以墨之汙而佐彼之觥。行可贈若班生。吾不以毫之穎而
燼彼之程。匪墨之私。匪毫之愛。恐汗吾石君之生平。嗚呼石君兮。吾與君銘。

文待詔

名徽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號衡山居士，明長洲人，貢入都，授翰林待詔，後致仕，詩文書畫兼擅其長。

尤

異也，莊子徐死鬼夫子物之尤也。

老彭

即彭祖，姓鍾，名鏗，顛頊玄孫，壽八百三十餘歲。

班生

班景倩，唐人，自探訪使入為大理少卿，刺史倪若水餞之，立望其行磨，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

行，何異登仙。按老彭四句，言穎筆頭也，韓愈不濫作壽文及送行文也。

穎

筆頭也，韓愈有毛穎傳。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一終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二

頌贊類

長沙王先謙纂集

姚姬傳潘孝子贊

嘉定潘孝子。諱德馨。割肱以愈母疾。事在雍正四年。嘉慶十二年。其曾孫孝曾。持錢可廬。大昭所記事蹟來示。請為之傳。竊讀可廬之記。既已詳盡。論復精當。是為傳。已無以易之。乃為之贊。大昭大昕弟。字晦之。著後漢書補表八卷。

志極身忘。確是孝子心理。

子之事親。理有常變。親逮死亡。何擇何辨。志極身忘。真性方見。懿哉孝子。割膺奉薦。誠動鬼神。危者安。宴感事悲傷。紀聞欣勸。

膺胸也。指割股事。

姚姬傳甯化三賢像贊

三賢者。故副都御史雷鉉。翠庭。故光祿卿伊朝棟。雲林。故歲貢生陰承方。靜夫。

宋既南渡。儒學在閩。或嗣或絕。或偽或真。聞三君子。厲志海濱。口誦朱訓。志踐

以身。賤子弗識。有想其人。惟光祿亡。嘗銘其窀。株倫切賢子奉圖。載舟與輪。三賢

同軸。日侍師親。式穀之慕。雅言用遵。瞻像匪遠。其道日新。

平正通達

窀墓穴也式穀式用穀善也詩小雅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姚姬傳太常寺卿萊陽趙公遺像贊

萊陽山東縣名趙名嵩號閩仙

世奚治寧維人才盛察才百端首身潔正同睠焉求賢昔仁皇聖上自監司下

逮守令舉清官七以厲貪競維時太常持造士柄行部江淮皎如水鏡斥求

絕干有當無倖升舉於朝四海稱慶年不及耆厥施不竟百年江介惟休悼病

安得有公復履茲境展公遺像以思增敬發歎眇焉丑居攄是贊詠

行部謂巡視部屬也後漢書蘇章傳故水鏡晉書衛瓘見樂廣奇之曰此人如水鏡見之鑿然 眇法相謝

也者禮記曲禮六十曰齊江介沿江之地楚辭悲江介之遺風惟休句悼其已死也

姚春木朱古愚翁真贊朱名直止泉先生孫

古文百篇出九十翁詩徵轅生禮保寶公翁家先世獨以儒教中更多故編簡

失考孤孫熒熒手其羸殘孔壁毋鑿晏楹復完陽儒陰釋天德王道翁年八十

抱此終老人心至明勿蒙勿欺去其害馬觀此靈龜千聖一心同條共貫八寶

區區曾何足算寶應以唐上元三年尼真如得八寶獻之因以收元名邑翁自記中及之因述其事 雒閩正學如日中天前

敘其家學抵得一篇小傳

羅羅清疏

有當湖。後有止泉。書非一家。人非一世。我述斯言。敬告來裔。

九十翁

漢濟南伏生名勝古文尚書二十九篇乃漢文使疊錯往受之轅生注見前 寶公 漢文時得魏文侯時

兩日俱臂獻周禮大宗伯大司樂一篇 孔壁 漢書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壁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晏楹 晏子

病鑿楹納書焉謂其 害馬 莊子夫為天下亦奚以異乎牧 靈龜 易頤舍 雜閩正學

指程朱也 當湖 湖名在浙江平湖縣清大儒陸隴其居之 止泉 朱澤濃字湘陶號止泉實應人講道錫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公名遇春字時齊四川崇慶人由把總起家官至陝甘總督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并絡南山。是穴是郭。天兵四臨。北合南逋。公以宿威。首

執楚俘。提軍陝略。斬虺搜狐。死士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維。隨專閩

鉞。以訖天誅。滑賊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蝥網。距我星壘。公揚天雷。土崩岳礎。

聚其梟狼。萬肉一灰。屢奏膚功。忠謹不回。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

臣破例。公督陝甘。子亦開府。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來朝。天子歎嗟。念其勤

功。與其耄皤。稽首歸里。帝錫繁祉。形在紫光。美謚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

百戰如公。以牖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錄其武功與其恩遇
言簡而盡

在嘉慶初四句嘉慶初年白蓮教糾衆反 邪郭也隨專闔鉞指由把總而爲大帥闔郭門之門限鉞大斧也

滑賊嘉慶十八年李文成據河南滑縣 蝥蝥蠃也見爾雅釋蟲非食禾之虫 槌石投下也此亦作崩摧之義 子亦開府公于國槌爲河

南巡撫 皤老人白也 紫光閩名清時圖畫功臣像於其上

梅伯言陸母林孺人像贊○○○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同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曾亮命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起於周秦之間。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當尸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之理。若天下人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呼。禮有殺所據於古而隆於今者。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晉以後。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

斷制却有根據

說極透徹無可駁詰
筆意超脫之至

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像也。歟。贊曰。

閩縣孤生林太孺人。孀於恭城君。常州陸門。恭城君之歛。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浪如砥。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筭祖叢弗惜。曰。榮辱於先。公莫斯為。亟令子者。何祁孫先生文章滿家。媿於東京。舉於庚申。官於合淝。嗚呼。孝子。今誰子。答。不子能。答像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焯

明也

尸

古者祭祀皆有尸以依神以卑幼者為之及後世始用畫像

孀

婦也書

媿

於虞

恭城

縣名屬廣西陸

折筭

父

(揚子方言)木細枝謂之杪青齊燕冀謂之蔓故傳曰慈母之怒于也猶折蔓管之其惠存焉

合淝

即安徽合淝縣

音註校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二終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三

哀祭類一

長沙王先謙纂集

姚姬傳祭張少詹曾做文

張字壇似桐城人

鳴呼。昔君始降。宵中營室。鼂生逮君。後五十日。君長而才。鵬揚驥驚。鼂也無能。伏尋章句。十年二之。偕聞鹿鳴。風雪載途。共以車征。龜均坼其膚。褰怒關帷。幹笑我擁袖。懦婦稚嬰。省試罷歸。獨君登第。送我西墉。援衣出涕。君為禁臣。彪胸爛手。裁觚孤朝脫暮誦。士口鼂走南北。五躡一升。來則授榻。行為檢膝。騰荒園廢寺。挈攜交朋。畸客窮士。受禮不能。狂歌踞罵。酒悲沾膺。人或駭厭。君恬不憎。鼂不能飲。君每代舉。同車出入。相從坐處。獎善揀過。或喜或頽。傍丁切嗚呼。君往而孰。余成士氣之卑。言甘貌順。君企古人。欲以義振。兩試翰林。辭成拔僞。遂至詹事。益持孤峻。衆所顧畏。索刺癥疵。詔衡貢士。有當無私。勇於知恥。怯於賄賂。交讒去官。大快羣欺。自是與君。別居南朔。在歲壬辰。來儂讓去邈。念君魁梧。面丹有渥。終接櫓薨。明晨宵商榷。鼂始告歸。君在大梁。斬世大用。為師一方。正

歷述交情
文法縝密
文情篤摯

月十二作書示我。暮已告疾。晨琴徹左。凶問遠承。將信終。叵手執。君書情密。辭夥。天道祐善。芬忽不可論。既煢獨余。又奪所親。強盛先隕。弱寧久存。冀在揚州。君柩歸里。不牽其紼。弗不撫其子。寫辭可窮。有悲曷已。尙饗。

營室

星名。在二十八宿中。陰歷十月夜於南方正中見之。爾雅營室謂之定。

龜坼

天旱田裂曰龜坼。莊子宋人有善爲龜坼之藥者。按龜凍皸也。皸音

君。疾珠

玉切。褰

舉也。車闌也。

西墉

墉牆也。

觚

簡策之類。古人以書文字。

滕

行滕。如今

頽

盛氣貌。

僂

丹有渥

秦風。顏如渥丹。詩

大梁

南河

叵

不可也。後漢書呂布

芬

涉茫之意。莊子

乎。

從出

紼引棺之索。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朱名筠。字東美。大興人。乾隆進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嗜酒。好交。著有筍河文集。

突如其來不可控勒

如讀其文如見其人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輩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清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訣。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森標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泄。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可勢趨。不可利眯。米吃口澀。辭遇義大。啓嗚呼。

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濱。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

嗚呼尚饗。

焱暴風從上下也。爾雅扶搖謂之焱。

泚小水也。 眯物入目中。莊子播糠眯目。

吳殿麟祭家蕙川文

我初省疾。設食留歡。含哺語我。為子加餐。疾猶可為。顧之色喜。孰知背面。旬日而死。子之文章。具體吾師。灌歐沃蘇。獻其華滋。海內文儒。凡億千輩。子揮長戈。當者骨碎。方其壯時。睥睨公卿。奚為晚歲。猶困諸生。既虛祿位。還乏子息。哭者盈庭。羣為子戚。天有妖祥。人有極福。惟獨與貴。不居五六。堯勳舜業。流電浮雲。文百斯男。頑聖難均。予獨惜君。未躋下壽。立言未成。識子心疚。我之文章。子則知之。吁嗟已矣。疇慰予悲。

具體

四肢皆具也。孟子則具體而微。睥睨斜視也。史記信陵君傳。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

人有極福三句（書洪範）五福。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曰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孟子老而無子曰獨。

文百斯男二句（文有百男）

有武王周公之聖。又有管叔蔡叔等之頑。

尋常語一經鏘鍊便覺新穎如許

吳殿麟祭何生文

古我紫陽。角文之地。生偶游斯。竟拔其萃。喜萌於心。挈朋再至。撼山釃屈。河文
 豪以肆。詰朝躍馬。反我書堂。云有微疾。態尚洋洋。天乎人乎。一夕而亡。父母弟
 昆。隔數千里。送子長終。無一親在。豈無他親。兄弟婚姻。撫棺哭踊。獨我一子。
 歿吾館。知子無怨。我治子喪。更復奚恨。恨子將死。我昏不知。言召醫來。已不可
 為。視弟猶子。願至於斯。自子來游。於今三歲。炤炤修修。高志敏事。敬恭師長。
 雍睦同儕。人爭我讓。衆孰子乖。日且予興。先衆省我。華燈夜張。偕衆隅坐。講道
 歌文。常至月墮。久合俄離。云如何可。自子奄逝。衆各還家。空庭淡淡。興雨韜司
 霞。側望子榻。遺芳靜嘉。詩書肆好。塵垢新加。鳥鳴未歇。桃李猶花。恍惚覲者。其
 殆子邪。子少猶苗。如此脆弱此應俗字。矧我逾艾。獨能久寄。大賢有言。妖壽不貳。
 朝未偷生。夕可以斃。我之哭子。哀有殺所理切。時子長舍。我無復還期。哀哉尙饗。

姚姬傳曰刻至之語直到古人

紫陽山名在安徽歙縣城內

釃分也漢書溝洫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

炤炤明見

修修謹飭

隅坐論語注當隅

一字二淚不盈卒詠

坐隨艾禮曲禮五妖壽不貳孟子句見

王悔生祭海峰先生文

海峯劉大樞字注見前

擢高海峯身分筆力亦自不弱

叙述海峯一生無一遺漏之筆

氣疏以達忘其為韻文也

嗚呼韓歐氏歿文章不傳陵奪同衰微遂七百年先生之生接續攸會宏欲宏其聲嶽嶽其概古稱豪傑無待猶興磅礴鬱積山川之英縱其所為剝經之旨爭雄鬪奇旁及子史張樂廣野轟然而鳴濤轟雲委如洪河傾末師詹詹識眇知陋譬萬石鐘以寸莛廷扣語以先正駭尊還無端反脣帖耳奚怪其然吾鄉宗伯礪正持敝一見而驚欽為彛器謂我儕輩曾無此人丘竭調竭自豎百世其聞歲在癸丑詔徵鴻博鴻璧蚪珠陸離紛錯承明橐筆宜在斯時誰知蹇厄擯於有司繼舉以經曰修三禮相國之力可拔而起在館未久相國云歸僅一薦舉輒多背違朋試於鄉指屈可得嗟均同鄙夫深為韜匿惟出惟處浮雲在霄嗚呼數奇編百不一遭既老而窮始官博士惟黥煙切奚之山其水清駛百里來學生徒滿宮文教所被于于向風既焉歸休七樅恭陽江上咫尺予家衡接檐向芟茅植樹有蕉有梧繁陰垂彼先生之廬門扉畫扇藏書千卷丹鉛

淋漓簡策都徧。泊焉奚慕。彈琴詠歌。視彼碌碌。爲樂孰多。凡厥歲時。招呼僚友。廣座高陳。魚羔醞酒。後生魁俊。接引維勤。而於小子。勉望尤肫。株倫切篤論高言。諄諄訓誡。沃我心靈。開我盲聵。始從艱阻。得此夷途。庶所向往。不誤其趨。時時過從。嚴操几杖。私喜康強。百年可望。豈知不見。五日於斯。凶耗遽至。長與世辭。嗚呼先生。而竟至此。天不慙。魚覲切遺星隕山圯。惟其著述。炳爍巍峨。雲漢昭垂。百祀不磨。獨惜吾徒。門牆落落。頓失所瞻。斯文何託。憑棺一慟。匪哭其私。陳詞薦酒。心有餘悲。嗚呼尙饗。

絃

谷中大聲。嶽嶽。長角貌。漢書朱雲傳。五鹿嶽。朱雲折其角。

豪傑二句

(孟子)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鐘

大聲。詹詹。小辨貌。莊子。

還

心不欲見。而見之謂。宗伯。指方苞。時苞官禮部侍郎。見海峯文。即曰。吾輩當讓此人。出一頭也。竭。竭。

貌

豎也。鴻博。注見前。

承明

侍從之臣所居之處曰承明。漢書。嚴助傳。君厭承明之廡。勞侍從之事。

橐筆

(漢書)張安世傳。持橐筆。

專

(注)橐。盛書。簪筆。插筆于首。以紀事。馬祖常詩。侍臣橐筆皆鵷鳳。

相國

指張文和廷玉。鴻博之試。爲文和所黜。已而文和薦其經學。又因文和去位而罷。

句

鄙夫。當指主試之人。數奇。史記李廣傳。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

黟

山名。在安徽黟縣。俗名大鄣山。

于于

行貌。韓愈文。于于焉而來。

矣。

樅陽

地名。注見前。懋遺。左哀十六年。不懋遺。一老。注懋且也。

張皋文崔景偁哀辭

余始識景偁字稱本於京師。與為友。景偁以兄事余。既數歲。已而北面承贄。請為

弟子。余愧謝不獲。且曰。偁之從先生。非發策決科之謂也。先生不為世俗之文。

又不為世俗之人。偁則願庶幾焉。嗚呼。世俗之為師為弟子云者。其取之有由

矣。其學之有由矣。非所援焉而取。非所銜縣焉而學。則以為狂且愚。昔韓退之

作師說。毅然為人師。一世非笑之。惟李翱張籍皇甫湜殖數人以為然。余之文

質靡當。誦聖人之書。而未識其道。其於景偁。未有以相過也。而窮困之效已明。

自景偁遊公卿間。名聲日起。當世所謂速化之術。固當聞之。乃退然就執友之

門。而請受業。欣然若有樂者。惜乎不遇韓退之。使與李翱張籍之徒相頡頏也。

景偁之學。拙於進而勇於取。雖小物務。既其實與之。論道理未嘗不悅。其改過

果以速。嗚呼。使假之年而就其學。豈可量哉。景偁字格卿。蒲州永濟人。以乾隆

五十八年五月十二日卒於京師。年二十五。其為人長弟同完好。生而父兄偁

之歿。而所與遊者。思之。工八分楷書。摹印世多藏者。余獨悲其有盛志而卒不

非世俗師弟可比

稱其學及其行不虛
美不溢辭

遂其學以無聞於後。為可惜也。為辭以哀之曰。

嗚呼。稱耶。羣黯黹。徒感切以為賢。誰使興耶。既朝輒。而夕顛。又誰憎耶。苟嗇其

命。而胡以厚其憑耶。將匪獲於天。而獨自以心為雄耶。才者之小年。延於不肖

者之恆耶。泯泯於後世。而落落乎古人。嗚呼。奈何乎稱耶。

發策決科句

謂非應試而求師也

師說

韓愈有此文

翱

字習之趙郡人

籍

字文昌烏江人

湜

字持正新安人

蒲

州永濟

蒲州府名屬山西今廢永濟舊為蒲州府治

黯黹

不明也

朝輒

楚辭朝發輒於天津按以木支輪而止其轉者曰輒故車始啓行曰朝輒

發小年莊子小年不及大年

張皋文祭金先生文

金名榜字蕊中一字繁齋歙人江永弟子乾隆時一甲一名進士著有禮箋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涉宋。大論日蕪。天鑒大清。

篤生巨儒。乾隆之初。發源江公。刊榛兌途。灑流就東。厥其繼者。休寧之戴。先

生起歙。並黻聯佩。戴君宏通。衆流並泳。志脩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理

積。掉頭序雅。廡壺奧獨闢。既啓其室。遂周其藩。桴浮。棗亡。榕節。栢而。既固既完。

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匡球。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邇於睫眸。先生不言千載。

文從大處落墨便扼題要

後中寫師弟之情禮
補周學元足圖勵末

其幽較其所成於戴蓋多。婺源之傳。岱華比峨。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頤志養素。早年獻賦。入贊機衡。對策鑿坡。聲震殿廷。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慎簡俊乂。翩然高蹈。有遜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疴。二十一年。既定禮堂。其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後學誰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褒。春風所嘘。不遺薪蕘。三年在門。莫窺美富。既困馳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以當衆歧。端策恐驟。瞻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則理其穢。則淪其清。恢之拓之。以崇以閔。閱其飢寒。恤其生死。割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既盈。酒酣執手。曰學實難。曹木平不知道。繡其悅。稅聲。盤前賢後生。氣求聲應。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快覩。奇特惶恐。再拜負慚。此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矩矱。庶幾籍湜。果不畔去。恭聞易簣。賈命簡作械。寫不成章。筆絕意慙。歎嗚呼微言。遂絕於茲。哭寢此日。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

以二尙羈塵鞅。罔遂駿奔。軫銓。紼不親。奠古雅切。弗存。南望一慟。告茲哀衷。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後死。斯言勿玷。嗚呼哀哉。

北海鄭氏鄭玄北 江公名永 兌途兌通 戴戴震 庠廡釋名大屋曰廡廊廡四達之為庠廡 桴栒栒唐德宗移

栒爾雅棟謂之桴韓愈文大木為栒栒棟也栒柱上橫木承棟者栒 禮堂後漢書鄭玄傳所憤憤者徒以己親墳壘未成所 景行詩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繡其悅悅擊巾帶也法言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擊悅 測景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桴栒栒唐德宗移

金鑿坡見翰林志故 禮堂後漢書鄭玄傳所憤憤者徒以己親墳壘未成所 景行詩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繡其悅悅擊巾帶也法言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擊悅 測景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桴栒栒唐德宗移

後世翰林院稱鑿坡禮堂後漢書鄭玄傳所憤憤者徒以己親墳壘未成所 景行詩小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繡其悅悅擊巾帶也法言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擊悅 測景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桴栒栒唐德宗移

景賜也吾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反席未安而歿見禮記禮弓 桴栒栒唐德宗移

在廟按驗疾也輕紼輕車之庫而無輻 桴栒栒唐德宗移

管異之祭檀默齋明府文檀名萃安徽望江人乾隆進士

嗚呼自聖不作其傳為經宋精漢博同炳日星降為華藻數乃奇編 零要之質

備終藉丹青嗟時之人罔知其故乃詆通儒為備構 為霽茂 芻狗詞章塵壒亦

仕而躡天脫羈纓鶴逸鴻飛大放其聲先生之書其種數十始取遺經昌明綴

識音 考據 夔 首帖耳 耽游是務有美先生崛起高平鹿鳴五策薄海為程既

蒼涼感喟如讀昌黎 蔡柳于厚文

緝次及見聞。以衷以集。先生之文。其數萬千。意在獨造。不循古先。至其得意。汪洋如淵。惟今儒林。得君已足。後世猶榮。當時則盛。始縮印綬。滇南瘴窟。得罪長官。終填牢獄。痛甚遺黎。悲來舊僕。遇赦而歸。齒危髮禿。伊我幼稚。聞名有公。頃歲相逢。於大江東。劃然長嘯。風回蒼穹。奮袂而談。天地為空。謂當執贄。重仰山崇。天不慙遺。降君鞠凶。吁嗟人生。會合非偶。已矣何言。頌君不朽。君身黃泉。君名北斗。陷君者誰。蠅營狗苟。嗚呼哀哉。尙饗。

構霧

霧或作臂。愚而無識也。荀子。愚陋。構臂。

芻狗

結草為狗。以供祭時之用。祭終則棄之。故物之廢棄者。謂之芻狗。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

仁。以百姓為芻狗。

嗑

塵合也。頭不正之貌。

高平

縣名。屬山西。又古郡縣名。今江蘇淮陰縣。安徽呼哈縣。北均名高平。

瘴

山川濕熱蒸鬱

之氣。人中

鞠凶

鞠盈也。詩小雅。降此鞠凶。

北斗

韓愈人尊之。如泰山北斗。

蠅營狗苟

指小人也。韓愈送窮文。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梅伯言陳石士先生祭文○○○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區蓋莫罄。言伸其私。我初見公。棊局之側。謂為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懣音棟然年丈。造門致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疏客。譽我音悵。悵人或貌。應公言愈。

歷敗往事一氣貫注
水到渠成良由筆妙

深慚欲起尼。

泥禮切

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間我初入都翳路顛顛推轂

於泥期居人先躓

致迭

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

四年弔禍商文字萬過千主試江南撒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終結鄰

同臘共蜡跳跟

頁

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語褒借歡留五日朝盤暮扈

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蓋追輪詰曲城障

牌

留書滿囊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閩

中提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途金山之焦僧帽對著閣榜松寮屋脚插

江開簾捲濤萬馬過枕海神上潮圍樓大榭

斛

葉黃於瓢波水四伏風聲刁調

惠山捨舟泉石咀

疽瓦切

咀杏山朱魚遊日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叢

穿透陰蒙慙我騎危坐笑不從囊碁提局命擇幽敞酬答累公我得恣覽胥門

別歸閩書隨至外孫遠來繼者愛壻於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

時遭母憂動勦莫仗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壬辰之冬意滿莫敘歲除

恩恩使浙三載返益貌豐文酒從謙冀無終窮公疾始作言笑坦坦自意無他

屬我勿返執手於楊為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苦危曰我為文子知我師孰宜

去留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則早計後今廿入年事當見
界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子持我踣倚闔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忌公竟永
逝嗚呼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蒼蒼之天搏團搏之士骨肉以外恩自公數
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予見公入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尙饗

區蓋（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按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可信者，如物在區蓋間，不流溢也。達尊衆所尊貴者（孟子）攝

整飭隨園清袁枚別墅，在江蘇江寧縣小倉山。庚申時清仁宗五年。懔懔貌（朱熹詩）年丈與父科第同年之稱。猶子

（禮檀弓）兄弟之子猶子也。悻悻安和貌，左昭十二年所招之悻悻。尼止也。翳蔽也。顛顛憂思也。推轂猶先容也。躡埴躡，履也。埴，泥也。

也，堙，土之高也。喻不如意。依斗望京，（杜甫詩）每依北斗望京華。撤棘考試事，竣之謂也，見五代史。跳跟躡也。

（正字通）金山之焦金山，皆在江蘇丹徒縣境，大江之中，兩山東西對峙。榭大木，高文餘。刁調風聲也，莊子獨不聞之調，調之刁刁乎。

狙好貌。惠山在江蘇無錫縣西。杏山山名，遼寧河南山東安徽均有之，此當在無錫左近。胥門江蘇吳縣城門名。踣閭（公羊）

年）相與踣閭而語（按）閭，當道門，開一閉一，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踣閭。乾愁（韓愈詩）乾愁漫解坐自累。恭（陸機文）接真吝以恭，誨也。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三終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四

哀祭類二

長沙王先謙纂集

曾滌笙祭韓公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酒庶羞。致祭於先儒昌黎韓子之神。維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學子。皆所喻願。而禮典所載。獨配享先師孔子西廡。他無特祀。國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禮部。亦祀先生於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稱曰土地祠。國藩履任之日。敬謹展謁。乃神像之旁。有先師孔子之木主。儼然在焉。竊以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天地。諸侯則社以祭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爲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都以至行省郡縣。皆立廟以妥城隍。原易有城復于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壘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義而爲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國藩所居

往見吾邑學宮旁有土地祠內供昌黎神主先生之為土地不知何始此文斷以地不先代有名德者亦理想之當然歟

此事處置極當

昌黎知己

之鄉。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廟。大抵與古之里社相類。而京師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嘗蒞官禮部。今歿已千年。所謂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際。而謂僅妥侑於一署之內。丈室之中。如古所稱。社公云者。亦以黷慢甚矣。若先師孔子。則先生所誦法終身者也。先生嘗羨顏氏得聖人。以為依歸。若深自歎恨。不得與於弟子之列。而無知者。乃位孔子於尊容之旁。先生而果陟降在茲。其必蹙然不安也。國藩瞻禮之餘。詢諸胥吏。舉不辨其由來。舊例春秋以蕭薌鄉奉祀先生。國藩亦且循沿習之常。以致吾欽嚮之私。惟於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則不敢須臾蹈故。懼干大戾。謹奉木主。爇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為之詩歌。使工歌以人聲。冀先生之神安休於此。不腆之誠。庶為歆鑒。詩曰。

皇頡造文。萬物咸秩。尼山纂經。懸於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菱。跋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蔚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

到於今恭循成軌。予末小子。少知服膺。朗誦遺集。尊靈式憑。濫廁秩宗。載瞻祠宇。師保如臨。進退維僮。位之不當。宣聖在旁。大祀躋僖。前哲所匡。我來戾止。神其安帖。敬奠椒漿。式告來葉。

土地（公羊傳注）社者土地之主也。按俗稱里社之神曰土地。本此。天子祭天地二句（禮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禮郊特牲社

祭土而主（禮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土爰稼穡（書洪範）食毛踐土昭七年封

略之內。何非君土。食（易泰）城復于隍。說文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禮郊特牲。八蜡城隍（水庸）居七水庸溝也。所以受水。亦以泄水。似即爲祭城隍

之始。八蜡（禮祭法）張說李陽冰（禮注）蕭蒿也。蕭氣也。皇頡（始造文字）

秩宗（禮官）命伯夷作秩宗。見虞書。大祀句（左文二年）大祀於太廟。齊僖公。逆祀也。謂閔兄。倍弟。今反。躋於其上。也。來葉（猶言來世）

曾滌筐祭湯海秋文（湯名鵬。湖南益陽人。道光進士。試文傳誦。當時模仿。以主事充軍機章京。擢山東道監察御史。一月三上章。以劾宗室尙

書載銓奴視屬官事。仍回原衙門。時海疆凝兵。英吉利就撫。公上善後事宜三十條。後多採用。卒於道光二十四年。著有浮邱子九十篇。篇數千言。通論治道學術。○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呼甲切）之藥。椽（斲）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死

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蠹（獨）斯標。

奇文驟布。句驚字梟。羣兒苦誦。自嗅達朝。上公好士。維注與曹。大風噓口。吹女

如見其人如讀其文

羽毛。舐士。筆樞。府有銛切思廉。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蹂奴刀切。曹司一終。稍遷御

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切壯士。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鼃古朝字。之市窮

鬼噴沫。婢歎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

仇。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

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桃兆夷所躪音。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慙談。

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瞠抽庚切。兩眸

曰。余乃頗瀝膽。相要斧門培哀。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

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諧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煮魚。大嘖苦怪切。宇

內兩饜酒。授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醞。鑿義鬪文。百合逾奮。俯視

符充其言。猶冀我時。譏評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迓。一語不能。君乃狂罵

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瘠

切羽軌。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

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許穢切。剛如鐵。鋒稜冷平聲。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

凶終隳末文人往往
有此悔恨之情澄於
紙上

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糜。以君
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醉盧活切子一滴。庶據抽居切我悲。

一呷之藥呷吸而飲也。湯核擊也。汪曹汪名廷珍。曹名振鏞。皆
當時宰相。為湯座師。揉獠也。坎坎剛直

雀款門二句漢程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可羅雀。此用其事。詩囚元好問詩。郊屈阮謂屈原淮海戰

鼓時英夷擾鎮。江定海等處。挑犬有力者。此指英夷。燄灼也。泗鼻液也。瞳直視也。莊子。夫子奔逸。頗差多曰

瀝膽宋史倪思傳。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斧門培鎖斧斫也。培擊也。此云胸。無城府相見以誠也。符充符。王符。東漢臨

論。充。王充。東漢上虞人。著有論衡八十五篇。見豕負塗二句見易睽卦。負塗。穢也。張瘡瘡也。參商二星名。相見。喻人意。相見之相違也。稜喻剛方之意。

曾滌笙母弟溫甫哀詞

溫甫。名國華。國藩弟。○○○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偽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
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
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為前驅。石逆授之偽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
兩逆黨者。合併為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

歷叙倉皇危苦之狀
亦爲下文作勢

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岷。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踐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間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峙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鑿兵。凡攻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惜惜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

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菴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强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蹴黃安。喋喋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盱盱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又不肯少待。

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鱣

鱣本字

鱣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為長。魯國一儒。仲父早世。

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

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蠹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

雜以嘲詆。仄萬花齊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喘相背。

逝將去女。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

章門。無害無災。壘篋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

弟後季父。降服以禮。而歲告闋。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潯陽。雄師

北邁。剗

楚隈切

潛剗

鳥歎切

桐羣舒。是嘷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既山頽。弟乃梁壞。

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輻江北江西。夢

魂環繞。卯慟抵昏。西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

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漬。疾智切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

古。

予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風指老沉。真白眉。辰君謂弟澄侯。生庚辰歲。午君謂溫甫。生壬午歲。老沉即溫甫也。

韻語亦氣勢蓬勃迥不猶人

茶陵縣今為新昌今改宜豐屬江西臨江府名今廢清袁州府名今廢宜春縣其舊治吉安府名今舊安縣其舊

撫州建昌城今臨川縣南屬其舊治蠟丸唐書顏真卿傳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按以書狀藏蠟丸中使敵人不疑

且防也。劉吳普劉湘鄉人死於九江諡武烈吳同知普參將時與溫甫同為鄂撫胡林翼檄援江西咸甯至通城皆湖北

高江西情情靜也又喋血血流盱上古盱水一名撫河西北至南昌入湖漢公時在南昌鱣鱣剛直山立縣名

足立嚴重如山也禮粲粲鮮明貌東晉詩粲粲門子章門江西曰豫章故曰章門墟簾詩何人斯伯氏吹

兄弟和鮮民詩蓼莪鮮民之生不知死之久矣言生而得養其日尙寡況井不得終養苞杞詩四牡集於苞杞王匪辛伊

李辛棄疾宋歷城人為湖南安撫治軍有聲為剡除也剡削也嘖唐書天志兩戒唐書天志

北限戎狄南限蠻夷山頽梁壞喻人之死也見禮檀弓君子六千吳越春秋乃發習流二千俊士四萬君子六千

伐簡書詩出車畏此簡書傳鄰國有吳簡書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龍翰臣劉棻雲哀辭劉名傳雙字實甫官國子監學正輯有孟子要略一書棻同椒

道光二十有三年。余因王君少鶴始識劉君棻。雲於京師。後二年。少鶴游粵

東。瀕行語余曰。君欲知學。則必交劉子棻雲。余因是與棻雲為密。凡余有疑。無

不以問。棻雲有知。亦無不告余也。棻雲之學。始於文字聲韻訓詁。而因以求羣

似介甫集中精能語

經之義理。細及於名物象數。大則天文地理樂律兵制。歷代興衰治亂之故。本朝功德制作之全。皆能舉之而悉其數。學之而通其義。又皆折衷於孔孟程朱之理。不為灑暗汗無紀之說。蓋其深。余有不及知者。其能言者如此而已。去年余與某雲別京師。今歲二月。某雲乞假終養歸。余以試事在外。不得見。逮歸而某雲以書來。道相念甚。且謂病亟不能即來。某雲素羸弱。居京師無一日不病。其病則以讀書耗心神為戒。而又不能廢書。歸則處置家事。神日以瘁。故其疾益深。余之憂之也。亦逾於在京師之疾。比寓書一再不即復。後數日。其家以書來。而某雲死矣。吁。可痛哉。其書勉余進德修業。為之彌憾。及猶子世墀。甚能嚮學。屬余誨之。使為端士而已。不及其他。夫余求友而始識君。君學固幾於成。而余之所恃以切磨者。也。而天遽奪之。以去。是豈唯君之不幸。而余之不沒於蒙。而能自振振同者。其誰望矣。乎。少鶴既以疾留滯浙西。將為書告之。先作辭以抒余哀。其辭曰。

夫何斯人之抗志兮。信高世而寡儔。學桃光去聲穎嗣以日進兮。業陪音閭以自

修迹孔鄭而心濂洛兮。用將化乎儒流。匪鞞輓之徒繡兮。惟實事之是求。繫閨

門其備禮兮。處戚郇同黨而遠尤。眇軀幹之六尺兮。抱千載而為憂。步蹕卓蹕林

如不及兮。常恐乎日月之我適。余識君於壯歲兮。始知徑涂之是趨。叶音周羌

望塵而逐後兮。何異夫駑馬與驂華驂留。方策蹇於十駕兮。君忽反乎故邱。吾

離羣而獨處兮。學有疑而誰諏。朝聞道而夕死兮。君何憾乎蜉浮游。有猶子

能繼志兮。婦又賢能潔羞。君雖歿而名立兮。豈等夫生者之若浮。不撫殯而哭

墓兮。又無文以銘幽。聊抒情於此詞兮。永悲夫逝者之不可留。

王少鶴廣西柳州人。名拯。柳州今馬平縣。終養親老去官歸養也。栲充也。頰光也。陪闇也。孔鄭濂洛孔安國

濂周敦頤。頤洛陽程灝程頤。注並見前。鞞輓從而言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謂帶輓。謂巾。蹕蹕行不定也。適辭迫也。楚

適盡驛驢。良馬也。周穆王八。驛驢。驗之一見史記。策蹇孟浩然詩。策蹇赴前程。按蹇。駕馬也。十駕十次駕車也。荀子。驥一

亦及。之矣。蜉蝣。蟲名。朝生暮死。

孫子餘凌豐叔哀辭○○○

善化之凌氏。無仕者。而豐叔特以才著聲。自其為諸生。督學使者無不賞異之。

當時且如此何論今日

婦人醉酒才士不得志之所為

南海吳公榮光開府湖南立校經堂以十三經諸史古文駢體騷賦詩試士士罕能兼通而豐叔應之不窮豐叔少年美丰儀善為容余與偕試望之若仙未幾以拔貢生入試京師高等用為工部七品小京官遂舉鄉試人謂豐叔自是決起行翱翔館閣間而豐叔亦自負以為當得意已而困於禮部而工部水衡將作之司百_古蠢_字所集用事者多貴游公卿子弟與夫突梯滑稽窺時赴勢之士鮮衣怒馬氣勢烜赫坐曹仰首而語以頤使吏箕踞談笑翫若無人豐叔本儒雅不樂吏職及見其寮如此不能堪常稱疾不入署強一往歸輒遷怒罵詈僮僕如是久之無所發憤請告去歷燕齊趙衛之郊度淮涉大江徧游吳越逾嶺觀韶石留廣州一年浮湘而歸又客於江漢所室妖僮曼姬絲竹雜進肥肉大酒淋漓酣嬉窮極愉樂必厭乃去如是又久之大困不得已還京師則髮種種纔四十頽然如老翁獨遇飲酒平時意氣猶在讌集必醉醉益自豪巨觥一引輒盡時或大笑叫喚悲歌泣下座客起避之余傷其志之衰而憂其年之不永而果然也悲夫甚哉士之不可以才異於衆也才與命之不相酬久矣一

不得志至侘丑亞切。際丑例切。以天其生豐叔之才乃其所由死也歟。嗚呼亦

其命矣夫。辭曰。

為礎不以垂棘兮。章甫不可以為裳。有李梅而冬實兮。或中夏而賈霜。維四時之。大信兮。庸乖鑿古辰而失常。非夫人之為咎兮。余甯能以不傷。

七品小京官

清制拔貢朝考一等所授職

水衡將作

皆古官名。漢有水衡都尉。水衡丞。掌上林苑。即周之林衡。川衡。唐廢。將作。秦時掌營

造宮室。漢曰將

突梯滑稽

行無隅角曰突梯。言無是非曰滑稽。楚辭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

箕踞

古人席地而坐。足向後以

為敬。若伸兩足則手據膝。見猗覺察雜記

韶石

在廣東曲江縣。水經注其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柱下石也。淮南子山雲蒸而礎石潤。

石種種

髮短貌。左昭三年。余髮如此種種。

侘傺

不得志貌。礎山雲蒸而礎石潤。

垂棘

左僖二年。晉人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

章甫

儒冠。禮備行冠。章甫之冠。鑿也。

吳南屏湖北按察使貴陽唐子方先生哀辭

唐名樹義。貴州遵義人。

嗚呼。自粵賊亂徧天下。朝廷患兵不足用。餉不足供。而有識之議。獨以謂得能平賊之人。則兵與餉猶可無憂。蓋天下數十年來。一切因習頹壞。人材遂靡然不可振發。事急而求人。無可倚恃者。余竊疑夫古今才能之人。亦何世無之。或

棄置不用矣。又或顛倒錯亂。使之卒困於無所能爲。以死則將誰咎哉。今自兵事數年。一時殉難之君子。余多未能悉知其人。與其行事。若貴陽唐公子方之死。所竊悲焉。公往以名舉人。爲縣令湖北。以才能發聞。洵薦陟藩翰。先皇帝末年。公被知遇最隆。未久。卽引疾以去。蓋以與制府意未合云。於時天下之人。皆知公之賢。望其大用有爲。公意獨以爲難。故家居數年。將終以不出。及寇陷武昌東下。官軍旋入之。朝命起公湖北。與督撫共辦軍務。公乃聞名馳赴。以咸豐三年五月抵武昌。旋以二品銜授湖北按察使。明年正月軍潰。公遂以死。公之初抵武昌也。賊方在江西。而聚兵田鎮。以禦公策欲掎騁上之湖口。督撫不可。又自請募練襄陽。亦弗許。而賊之在北路者數千人。自河南敗走楚境。公帥兵迎剿之麻城。殲之幾盡。未幾田鎮潰。公往來戰賊江上。復黃州。以便宜退軍。遂被旨落職。仍委剿賊。當是時。朝廷所倚辦賊。實爲寶慶江忠烈公。而侍郎曾公方募勇長沙。以賊盡據長江。奪舟艦。我具止陸路。未能制勝。乃多造礮船。盛水軍東下。約總督吳文節公及江公。俟軍集。同剿賊。俄而江公以安徽巡撫敗

滿人之懷事如此清
之亡亦幸耳

死於廬州。吳公與公分道出擊黃州而敗。公又獨以水軍才數十艘。所請給
皆爲撫臣。靳不與。余聞吳公之出。撫臣崇綸。學臣青麐。實交劾促迫之。則公
之不得展其才用。何足怪也。此余所以歎夫有人而用之未竟。或顛倒錯亂以
死而非盡無人之患也。原公之始方被任而決於退身。其時天下未有變。徒以
事多沮撓。不如意不肯自擢。辱及是以賊亂之亟。感憤復起。卒又困於人以死。
豈非其命也耶。初公少時以夢獲硯於廣州。蓋明陳忠愍公邦彥之故物。敏樹
嘗承公命作夢硯齋銘文。大意謂公文學政事爲一時鉅人。前世忠賢當藉以
發揚於世。而孰知夫昔之夢者。乃授公以其死也。嗚呼。豈偶然哉。公之子舉人
炯。旣獲歸公喪。以書請爲之哀辭。敏樹固嘗以文字辱公。知又在京師與公子
遊久。乃爲其辭曰。

公不出兮人愁。公旣死兮增憂。事難爲兮才竭。人實不足兮。又重之以敗謀。氣
江漢兮血流。我舊治兮邦州。騁皋濟兮余馬。主恩厚兮氓命。我投忽擢。沮以死
兮。天也誰尤。旗波靡兮鷄散。鼓不集兮孤舟。公昔侍父兮南海。父有夢兮硯實

公收蓋忠靈之授死兮。固有異世而相酬。開天門兮。鞭駟虬。求望黔陽兮。下鄂渚。以來游。

涪陟藩翰。涪至也亦同薦舊時布政司稱藩司取古時屏藩王室之意又詩之屏之翰故曰藩翰制府。舊時總督之稱挾左襄十四

年譬如捕鹿晉人吳文節。名文鏞為兩湖總督為崇綸所迫出戰死獲視廣州。見卷三十一夢硯齋銘注虬龍子有角之諸戎持之

黔陽。指貴陽言因貴州省為黔中也鄂渚。指湖北言其地在湖北武昌縣西江中楚辭乘鄂渚而返顧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為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為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各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顧心竊隘。薄時賢。以為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閒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

當時頗向宗派之說
文駁之甚是

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言。梅先生以前二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進士不欲為縣令。更求為貲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為之誄曰。

才何以兮不施。名何為兮大馳。獨為文章之人兮。世安賴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皦古了切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歸方劉姚

均見前

孫子餘

名鼎臣。亦見前

貲郎

納貲為官也。史記同。馬相如傳以貲為郎。皦。明白也。

吳南屏吳雲臺哀辭○○○

吳雲臺之歿於京邸也。以庚戌四月。今年壬子。余來京師。每過長沙邸下。未嘗不悲雲臺也。雲臺為人。狀貌才氣。皆過絕於人。自其少年。人莫不意其飛騰。雲臺亦厚自負。既屢躓致場屋。晚乃得鄉舉。猶自冀得一旦遭逢至大官。立功名。

奇俊之士本不能以
繩尺拘文自抑揚靈
秋

得昌黎柳于厚墓誌
結筆意

古今文人同聲一哭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

以取重於世。不知其遂窮以死也。然雲臺才實高。爲歌詩得杜骨法。縱橫老健。大類元遺山。近今諸子。不論也。惜其以貧故顛倒。所爲不得已。意盡力於文章。行身往往不自顧惜。蒙世之訾詬。亦不能無恨。獨其意氣豪俊。可悲也。其生平所與交遊。始皆與盡歡。後多稍疏避。以去。獨余猶以故意遇之。其歿也。余在瀏陽。旣爲詩以畀之。又欲爲之銘以遺其孤。而不果。故作爲哀辭。以卒。余交友之義。且見雲臺之梗概。云其辭曰。

四海來萃兮。求聞於京。客窮而死兮。萬千以羸。嗟若君之才貌兮。胡不究乎公卿。絕命旅邸兮。無人哭聲。棺斂無資兮。衆合以營。惟鄉人之仕者兮。多君與之平生。終歸君於南湘兮。繫惟君之才名。我時在於瀏陽兮。接赴使而魂驚。疑夢寐之來告兮。心恍惚而難明。思廿入載之遊處兮。自嶽麓之始盟。謂君之必速飛兮。翔天路以遐征。人時命固難知兮。終溘盡死而無成。豈骨相之不侯兮。覩犀角之豐盈。文章之在人兮。若樹花而鳥鳴。雖吐奇以驚世兮。固豪士之所輕。我來京師兮。館舍行經。悲君之死此兮。觀宿草而涕傾。已焉哉。君已死。其蔑有

知兮聊此辭以當銘。

長沙邸下

即今北平長沙會館

杜

名甫字子美唐杜陵人後人尊為詩聖

元遺山

名好問字裕之金秀容人著有遺山集

究竟也

嶽麓句

似初訂交於嶽麓書院

溘

奄忽也李父文)形神溘謝

骨相不侯

(史記李將軍傳)豈吾相不當侯耶

犀角

謂額角之骨(國

策)犀角低月

宿草

(禮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本書付印倉卒同人音注時間有限審勘亦復迫切致多疏漏茲承 崑山 胡文楷先生代為校出諸條不敢掠美附記於此 濡誌

評校
音註

續古文辭類纂卷三十四終